

周禮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九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平成也正也

疏

大司至邦國○釋曰此九法已下皆言邦國則施於諸侯爲主故云邦國也云以佐王平邦國者九

法以糾察諸侯使之成正故以平言之也但此九法據殷同之時建之故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云

政謂邦國之九法則殷同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封謂立封

於疆爲界

疏

制畿至邦國○釋曰謂制諸侯五百四百里之等各有封疆界分乃得正故云

○畿音祈

疏

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別彼列反

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儀謂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知九儀中唯有諸侯

下皆同

疏

注儀謂至之位○釋曰鄭知儀中有諸侯及諸臣者以此經云等邦國按大行人云以九

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知九儀中唯有諸侯

于

諸臣無天子之臣。按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云每命異儀則九儀之中謂一命以至九命之儀其中有六命入命并九命作伯兼有王臣則與此異也。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興猶舉也

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

○樂業如字又音洛一音五教反

諸臣舊在位有德行者并草萊有德行未遇爵命者進

之使稱才仕用興舉也。臣有功者舉之亦使任用作起

也。以臣有賢有功舉之與官則起邦國之內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善業也。

建牧立監以維

邦國

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

疏

建牧至邦國

釋曰

二百一十

國以爲州州有牧使維持諸侯又一國立一監以監察

一國上下相維故云以維邦國也此則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詰猶窮治也糾猶

正也

詰去吉反

疏

制軍

至邦國。釋曰按上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也詰禁者按士師有五禁天子禮此諸侯國亦當有五禁以相窮治相糾正故云以糾邦國也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職謂職稅也

任猶事也事

以其力

之所堪

疏

施貢至邦國○釋曰施貢多少據國地大小故地官大國貢半次國三之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大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入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也分職者卽大

宰所云九職是也彼據畿內此據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使民有職業因使稅之所稅者市之以充貢若然言貢據向天子而言云稅據民所爲爲說事相因皆所以任邦國故云以任邦國也

以用邦國

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鄉許亮反

疏

簡稽至邦國○釋曰

猶計也謂比數計會鄉民而用之故云以用邦國也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

均守至邦國○釋曰言均守謂五等諸侯有五等受地五百里

五等諸侯有五等受地五百里

已下是均守也平則者則法也謂五等職貢

之等皆有常法邦國獲安故云以安邦國

比小事大諸侯有土地者

以和邦國

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毗

志反疏

注比猶至諸侯○釋曰按司儀有五等諸侯自相爲賓亦有五等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按

春秋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故鄭云使大國親小國釋經比小也云小國事大國釋經事大使相合和故云以和邦國也引易比象者其卦坤下坎上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謂法卦行事使諸侯相親引之者證比小事大之義以九伐之灋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伐如字劉扶發反疏注諸侯至伐云○釋曰鄭云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者此經與下文爲目則下九者皆是違王命者也若然按下文九者唯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其餘八者皆不言伐此經揔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眚之壇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之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者按月令孟夏云無伐大樹孔子云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子是樹木稱伐此九伐施於邦國在於時會之時是以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是當時會者也

馮弱犯寡則眚之

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

面削其地。

鴻皮冰反

疏

注 鴻猶至其地。○釋曰 云

據以大侵小如此者眚瘦其地使不得强大也引王霸

記者其記王及霸事者云四面削其地者對下文削之

者示四面削

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

賊賢害民則伐之

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

疏

注 春秋至

聲伐則伐者兵入其竟

鍾鼓

以往所以

疏

注 春秋至

日云賊賢者亂王所任同已者如此則賊虐

諫輔故云

害民者以君臣俱惡重賦多徭其民被害故

疏

注 春秋至

賊賢也云害民者以君臣俱惡重賦多徭其民被害故

害民者以君臣俱惡重賦多徭其民被害故

年二月公侵宋公羊傳曰猶者日侵精者曰伐何休云

疏

注 春秋至

稱麤也彼不言粗此言粗者鄭讀傳與何異猶卽粗義

傳曰侵精者曰伐何休云

亦同也又日有鍾鼓曰伐者此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

疏

注 春秋至

許左氏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日

傳曰侵輕伐重之義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疏

注 春秋至

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

空壇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

壇立謂置之空壇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壇

疏

注 春秋至

依注作壇音善憚之以徒旦反下同本或無之字

疏

注 春秋至

暴內至壇之○釋曰暴內卽上云賊賢害民是也陵外

卽上云

馮弱犯寡是也

上二文各有其一故伐之眚之

不奪其位此則外內之惡兼有故壇之奪其位立其次

賢○注內謂至賢者○釋曰鄭云讀如同壇之壇從金

滕三壇同壇之壇取其除地

日壇謂置之空地先鄭讀

從憚之以威之憚此罪既重而直憚之於義不可故後

鄭還從王霸記爲正鄭知立其次賢者以

其古者不滅國故知更立次已下

賢子弟

野荒民散則削

削之○地明其不能有○蕪音無

疏野荒民散則削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

無遊民今言野荒民散由君政惡民並適彼樂國故民

散而野荒是其君不能有故削之

貧固不服則侵之

貧猶恃也固險可

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

疏依以固者也不服

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謂倚恃險固不服事大國則以兵侵之使弱其勢也

○釋曰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者謂若

僖四年楚屈完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

之眾無所用之是其負固不服也云不服不事大卽上

云比小事大是其服者也云用兵淺者對伐是用兵深者以其罪輕直侵之而已也詩云者大雅皇矣篇引之

者證不

賊殺其親則正之

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

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疏

注正之至叔武○釋曰鄭云正之者

坐殺其弟叔武○坐才臥反

疏

注正之至叔武○釋曰鄭云正之者

執而治其罪者其正未必卽是殺但賊殺其親其罪尤重故以正爲殺解之是以王霸記以正爲殺也引晉人

執衛侯歸于京師京師據洛邑而言也云坐殺其弟叔

武者按彼傳晉侯伐衛衛公出奔楚晉侯敗楚於城濮

其弟以受盟既受盟國則無罪衛侯卽入將入與弟叔

武爲期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歛犬射而殺之衛侯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元咺

舊在國是叔武黨見衛侯殺弟遂訴衛侯於晉晉以衛

侯有罪諸侯不相治罪遂執衛侯歸于京師時使醫衍

酈衛侯甯俞貨醫衍薄其酈不死是坐殺弟合正之事

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放逐也

其爲惡○弑本又作殺同音試

疏

注放逐至爲惡○釋曰鄭以逐解放則若季氏逐昭公

之類是也鄭雖不解弑弑其君則若慶父弑二君及崔

甲

杼弑君之類是也鄭云殘殺者以殺解殘也經本不云殺不云滅云殘者蓋取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故尚書梓

材云戕敗人宥注戕殘也又云無胥戕無胥虐注云無

相殘賊無相暴虐是戕爲殘賊也異義鄭君以爲左氏

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

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弑其君

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

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

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若然此經云殘者

是加虐殺之雖非他國君至於賊臣亦云殘也

犯令

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

鄰國王霸記之命解之爲王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通之事故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恃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龜於牛反北鹿也

疏

王霸記之命解之爲王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通之事故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恃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龜於牛反北鹿也

交通王霸記之命解之爲王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通之事故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恃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龜於牛反北鹿也

還杜塞之使不與四鄰交通王霸記之命解之爲王命之意也但犯命陵政是不受上命不通之事故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恃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龜於牛反北鹿也

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行下孟

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龜於牛反北鹿也

疏王霸至聚麀○行下孟反悖必內反去起呂反夫音符龜於牛反北鹿也

外魯桓夫人文姜之等是也內亂謂家內若衛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妻之等是也引曲禮者鹿之父子聚鹿獸之亂不言鳥之亂義可知故畧而不言也按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猶不聲鍾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鍾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而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假令先入後滅書入舉重已外盡然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挾日十日也○縣音立注同治直吏反挾子協反正月至斂之○釋曰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之吉謂朔日始和凡政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耳布政于邦國都鄙者謂上九法九伐并下凡令以下皆此時布之邦國據畿外都鄙據畿內不言鄉遂及公邑布政可知此則徧天下也云乃縣已下亦謂正歲乃縣之一與大宰同不復具釋也乃以九畿之籍施

疏

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畿

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

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分符問反共音恭凡供字皆作共後倣此疏

乃以至蕃畿○釋曰乃以九畿之籍者謂以面五千里爲九畿皆有典籍之書今大司馬以此籍書施其政職之事於邦國諸侯也云方千里曰國畿者此據王畿內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國畿爲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也云侯者侯也爲天子伺候非常也云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賦貢云男者任也任王者之

職事云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云衛者爲天子衛守
云蠻者糜也以近夷狄糜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
是中國之九州自此已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出大
司徒云要服亦一也言要者亦見要束以文教也云夷
者以夷狄而得夷稱也云鎮者蓋中國稍遠理須鎮守
云蕃者以其最遠故得蕃屏之稱此三服摠號蕃服故
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此
云者衛服之內各舉一邊而言其實通稱唯蠻服以外
直據彼爲號不通中國之言也○注畿猶至所止○釋
曰云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者兩面相距則方萬里此
則易之一君二民之地若然堯舜之時固應萬里而五
服面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止有五千里無萬里者此
據未治洪水時服各五百里至禹治洪水之後弼成五
服服加五百則亦萬里若孔君義則不然若據鳥飛直
路此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
里彼此不異也云九籍其禮差之書也者諸侯賦貢多
少有常則大國貢半次國三分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
差也云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者按大宰云以
九職任萬民據畿內此九職亦施與邦國則此政職也
但施職事與之使萬民勤職而出賦稅諸侯得之以半

與三之一四之一市取土毛以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
據民而出謂之賦稅據諸侯所送謂之貢也引春秋傳
者按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
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殷頌邦
畿千里是殷頌玄鳥詩之言引此二者證王畿千里之義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

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

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

人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
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
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
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令力呈反
凡令至二人○釋曰此文承上邦國之下而云令賦是
還據邦國諸侯而說也此經有三等之地按小司徒注
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七
六五者爲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分爲三等九等則十
日食上上九日食上中八口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
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二人食

疏

下下又按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若然則上地是上下之地應家八人一人爲家長可任者當云家七人今云家三者經欲互舉以明義故以中地之上家七人見出上地之下入人者明亦有上地之中上地之上又言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地卽據下地之下人卽據中地之下家五人者亦是互舉以明義故地舉其下人舉其中欲見亦有下內三等其地及人也先鄭云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者舉上地只應云一頃五十畝而云三頃者直取參之一舉整言之或并二家而說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

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眾專於農平猶正也○中音仲下放此陳直觀反下之陳可陳陳前徇陳行陳巡陳皆同餘以意求之蒐所留反疏注以旗至正也○釋曰鄭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者謂大司

馬素有田獵之期日今至期日立熊虎之旗於期處以集眾故云期民於其下云兵者守國之備者鄭欲解田獵者所以習兵故云兵者守國之備引孔子語欲見須田獵以教戰云兵者凶事者隱公傳文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故云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文戰鬪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者按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又曰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穀梁傳亦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玄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茲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是以爾雅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言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

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是以鄭此云振旅兵入收眾專於農也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春教振旅夏教茂舍秋教治兵至冬大閱是各教民以一也辨鼓鐸鐏鎸之用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鎸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鐏

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責鼓鼓軍事以晉鼓鼓

金奏以金鎸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鐏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鐏鎸之用謂钲鐸之屬鐏讀如濁其源之濁鎸

讀如譙曉之曉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責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辨如字劉方免反鐸直各反鐸直角反鐸女交反責扶云反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提徒兮反鼙薄兮反钲音征譙火官反曉女交反攝提爾雅云大辨鼓至執鐸○釋曰此春夏秋冬在寅日攝提格三時各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鼓雷之類象仲春雷發聲於外言辨鼓鐸鐏鎸之用者此句與下文爲揔目也○注鼓人至其號○釋曰鄭引

鼓人職者欲見鼓人有六鼓四金據本各依所用今此
所用或有不依本者以其唯賁鼓鼓軍事是依本王執
路鼓軍將執晉鼓等並不依本用而在軍兼用也先鄭
云辨鼓鐸鐏鎛之用謂鉦鐸之屬者按司馬法云十人
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
大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證也云鐏讀如濁其源之濁
者此讀取音同之義濁其源者淮南子云濁其源其流
不清故讀從之云鎛讀如謹曉之曉者從毛詩云以謹
謹曉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者從爾雅云寅爲攝提格取
音同而已云提謂馬上鼓者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
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後鄭云王
不執責鼓尚之於諸侯也者按鼓人職責鼓鼓軍事計
王在軍自爲元帥自合執責鼓今不執責鼓者見諸侯
因朝而來與王爲賓客故讓之使執責鼓故云尚之於
諸侯王旣不用責鼓而用路鼓者以其雷鼓靈鼓祭天
地之鼓不敢用故用祭宗廟之路鼓也軍將用晉鼓者
是鼓金奏與諸相應故也不用磬鼓者鼓役事之鼓故
不用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者按諸官大
夫乃與大官司號宰夫已下弁上士中士下士皆不得
與大官司虎今於序官大司馬之下上士得號行司馬